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六回 獲重譴囚徒發配 感舊游美婦聯詩

賈政便問：「這時候來做什麼？」老媽道：「我家奶奶要不好了，四姑娘叫來請這邊的太太、奶奶們去瞧瞧，遲些恐怕見不著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又有家人來報：「奶奶已經斷氣了！」賈政說：「你們且先回去，我家太太、奶奶們也都害著病，只怕一時不得過來。待我商量的派個人來料理罷。」說罷，來見王夫人，告知這話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因為蘭兒不見了，恐怕像了寶玉一樣，心也剝去了，那有心情去管他們的事！大媳婦現病著，二媳婦是要管小釵的，孫媳婦一則要伺候婆婆的湯藥，二則已經愁得落了魂似的。那邊平兒倒還懂事，只是又要伺候著太太，估量也早晚要昇天的了。如何使得他開去。只有環兒媳婦倒是閒著的，叫他也未必肯去；就去，也無益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便取了二百兩銀子交給周瑞，叫他同著妻子過東府去相幫料理。

漸漸天已大明，那甄氏心頭就像小鹿兒亂撞，不知不覺眼裡掉下淚來，又不敢叫婆婆看見，恐怕知道了要急壞身子，真真是個熱鍋上的螞蟻。連賈政、王夫人也是亂箭攢心、不住差人去尋，那有影響？交到已時光景，只聽得那夫人那邊忽然沸反的哭起來了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忙叫老媽去探聽。不一會，平兒就過來，說：「太太歸天了！昨兒還好好的。我知道蘭哥兒不見了，自然老爺太太心煩，不敢過來通知，再不想這樣快的一瞪眼就去了！」賈政就同著王夫人到牀前拜了四拜。交給平兒三百兩銀子，就叫他趕著料理。又煩了邢岫煙過去相幫相幫，各人也都去拜了拜，便回來了。只有李紈下不得牀，不曾去。

甄氏拜了回來，包著眼淚走到王夫人房裡，說道：「太太，我想只好懸了賞，多多貼些招子探他下落……」話不曾說完，胸前像鐵錐一戮，哇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了滿地，身子就慢慢的往地躺下來了。王夫人一把抱他起來，面色也變了，喘個不住。正在沒法，只聽得婆子、丫頭們碌亂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蘭哥兒回來了。」王夫人抱著甄氏，放不得手，忙嚷道：「快叫他進來！」丫頭道：「在書房裡和老爺說話呢。」且說賈蘭回到家裡，眾家人說道：「怎麼一去不回來？把老爺、太太的腸子都急斷了，快進去見見罷！」賈蘭聽了就如飛跑的到書房裡來。

賈政一見，就像拾著了一顆夜明珠，連忙問道：「為什麼這時候才來？」蘭哥兒道：「前兒到提督府門上兌了二千兩銀子，等著要親見一面好放心。誰知他出門去了，直候到了掌燈後才回來。見過了面，回家來裡已是起更時候，趕不及到刑部去。昨兒個起來又有好些家務，逐一調排調排，出得門已是晌午了。」

到得刑部，才知道珍伯伯發配雲南，璉伯伯配往貴州，蓉大哥配往四川，不許歸家。就是前兒下午，起解去了。我想不送倒也還可，只是三個人身邊沒分文，這樣遠路怎麼得去？要回家告知，恐怕遲了，越發趕不上。喜得身邊帶了三百兩銀子，要給司獄官的，還不曾交付。我就騎上馬，放圓的跑了半天一夜。誰知趕過頭了，今兒天明了，問問飯店裡的人，他們都說並沒有看見過去，只得又掉轉馬頭迎回來。路上碰見了，才得說了幾句話，一人一百，把路費交代了。又怕家裡記掛，依舊放圓了馬跑回來，連茶飯也不曾吃。」賈政道：「很辛苦了，快些進去。裡頭那一個不驚得落魂！」蘭哥兒連忙跑到王夫人房裡，叫道：「太太，我回來了！」太太也不答應他，只是捧住了甄氏，口布著口叫：「心肝兒子快醒醒！」蘭哥兒只見他滿身是血，太太衣袖上也是血，便問：「怎麼是這個樣兒了？」

太太也不開口，把手往地下一指，蘭哥兒回頭看，瞧見地板上流的都是血，只得走近身。一看，見他面色就像紙灰一個樣，不住的喘氣，只得低著聲叫道：「太太，他到底為什麼？」太太含淚說道：「為什麼？就為你這有心沒肝的混賬東西。要出門，回個明白，便去一年也由著你，怎麼不聲不響，三不知的去了！我認是像了寶玉不回來的，怪不得他著了急。」蘭哥兒忙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，王夫人道：「這還罷了，但也不犯著替這些混賬人這樣出力。」賈蘭道：「我去奶奶房裡瞧瞧，就著人去請太醫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倒不知道的，不是早已急死了，還等得及你回來！倒是請太醫要緊。」蘭哥兒飛忙到李紈房裡問了病，李紈道：「今日覺道好些，那邢太太和尤奶奶的棺木衣衾，你替他們料理明白了沒有？」蘭哥兒打頭不應腦，只得胡亂應道：「明白了。」便疾忙掉轉身出外，叫：「快快去請王太醫來！」家人答應請去，不一時太醫到了。就在王夫人房裡，隔著簾診了脈，說道：「症候雖危，還可醫治。《內經》說的，血生於心，統於脾，藏於肝，宣佈於肺。此症乃是悲懼憂愁忿恨一時猝集，以致鬱火妄行，營失其位。宜用四物湯加黃連、條芩、枯芩三味，連服七八劑就漸漸會平下去了。只是要寬心安神為要，再著不得氣苦的了。」開方畢，又去診了李紈的脈，說：「這個病已經清理的了，再服幾帖便好起牀了。」賈蘭也沒心情去管邢、尤二人的喪事，只伴著甄氏。那甄氏見丈夫已經回家，心就放寬了。過了五六日，李紈也起來了。甄氏吃了幾十帖藥，也漸漸的強健起來，一個月後竟也起牀了。從此安靜無事。不過環兒夫婦兩個，時常鬧些小饑荒，也不必細述。

到了九月間，蘭哥兒考取了內閣中書第一名。引見後，就補了缺，天天去上衙門辦事。添用了幾個跟班的人，家中比先前略熱鬧了些。

且說史湘雲嫁在林主事家，丈夫死了，跟著公婆度日。寶琴嫁到梅翰林家，公公已死，丈夫只中了個副榜，還沒有做官。

兩家俱是清苦，生了女兒，無力去僱奶媽，各是自己乳養。為此，不很出門，久不到賈府裡來。如今都已斷了乳，聽見蘭哥兒補了中書，便相約要來向王夫人請安道喜，並望望李紈、寶釵諸人，又去約會了李紋、李綺兩個。那李紈嫁的丈夫姓朱，是個舉人，考的國子監學正。李綺嫁了甄寶玉，公公死後，全家都回南去，唯他夫婦二人住在京中，等待會試。

這日同來到榮府，李紈、邢岫煙、寶釵帶了甄氏、小釵到前廳迎接。進來先到王夫人房裡請過安，又道了喜，再和姐妹們一一的見了禮。多時不會，益發親熱得很，就坐下說了幾句寒溫的話。湘雲帶了女兒同來，有心要比對金玉，便性急要看小釵的玉。寶釵就叫他解開來看了一會。王夫人也要瞧瞧他女兒的鎖，那小姑娘再也不肯，拉拉扯扯了一會。甄氏會意，就攆了小釵出房去才解開衣來。胸前看了一會，剛穿好了衣服，小釵在窗外笑道：「偏我也瞧見了。」說罷，就走進房來。大家看時，真個窗紙上挖了一個洞。那小姑娘臉都漲得飛紅，寶釵便把小釵罵了幾句。湘雲道：「他生得極容易，我夢裡聽見有人叫道：『史妹妹，我來了』。聲音熟得很。一時想不起來。醒來不多一會，便落地了。」各人又講了些閒話。坐了一會，就在房裡吃了飯。

湘雲要到園裡去看看，王夫人道：「如今不比先前了，一派荒涼的景況呢！」就向李紈道：「我懶得走，你們陪了逛逛去罷。」大家就一群的往園子裡來。只見那些亭台景致七七八八，都有坍塌；池中的水也半乾了，一隻船漏了，歪在岸邊；那些禽鳥花卉，也是十不存二了。大家各處走了一回，十分感歎。

湘雲又高起興來，道：「這地方我們會過了多回的詩社，如今感念舊游，必定要聯首詩才好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不要算上我。」眾人道：「不算你，只剩了七個人，難道做七韻不成？」

李紈說：「我替你們找個人來罷。」就叫老媽過去叫了香菱來，眾人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倒忘了他。」略停一會，香菱就過來了。大家告知他要聯句的話，便高興得很。岫煙道：「大家別遜讓，先有句的便先寫。我就討個便宜，做了起結兩句罷，省了對。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句，李紈也接著寫了兩句，寶釵隨也寫了兩句，接著就是甄氏、李綺、湘雲、寶琴、香菱各寫了兩句，岫煙又結了一句。詩已完了，李紈道：「我不做詩，且代你們鑿出來罷。」便端端楷楷另寫在一張紙上，注明各人的名字。眾人同看了念道：

落寞園亭景，煙淒涼叫候蟲。  
池荒蓮在，紋梁圯燕巢空。  
臥竹委殘綠，釵欹花零斷紅。  
寒煙生薜荔，掌露靄濕梧桐。

蛛絲牽莓壁，綺蝸涎蝕綺籠。  
瀟瀟虛院雨，雲颯颯破窗風。  
斷粉妝台畔，琴殘紈繡闌中。  
眼前小塵劫，菱懷舊感何窮。  
岫煙看完了，各人又評論贊賞了一番。

湘雲看著香菱道：「你為什麼瘦了許多？」香菱紅著眼睛回說：「史姑娘，你那裡知道我近來的苦處，一日一晨都是不週全的。這仗著這邊二太太和寶姑娘的恩典，時時賞恤些，不然，竟是要餓死了！」寶琴道：「我也想要幫幫你，只是公公沒了，一無出息，苦苦的嘍著過日子，還只愁不夠。實在是有心無力，說來不怕姐姐妹妹們笑。」李紋和湘雲都說道：「京官窮苦，是一樣的，那個笑得那個？」李綺道：「我們也是閒居寓所，苦嘍著，何曾寬裕了！」李紈道：「我家也張羅不過來呢！」

寶釵道：「家道艱難，我也還不愁；倒愁的是小釵恐怕要懶學。我雖則教教他，到底有些舐犢的癡心，未免寬縱了些。

所以古來說『易子而教』，真正有道理的。心裡幾番想要屈那妹妹做個西席訓教他，又怕束脩菲薄，不好開口。」岫煙道：

「什麼話呢？我正為無事素餐，心裡很過不去。若有些事做做，倒也心安。況且我這個女兒也好附著讀書，那裡還講起束脩來？」甄氏道：「我也幫幾兩脩金，把三個女兒附學何如？」湘雲、寶琴和二李都說：「我們都有一個女兒，齊來附館。你們本家妯娌兩位，只管了供給；我們四家公湊些束脩罷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件事總要回明了太太才好商量呢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要回的，同去講罷。」大家同著正往裡走，寶釵一路只是笑。李紈便問：「你笑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笑的是眾姐妹都有了行業，還只是這樣愁窮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那裡有什麼行業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瞧見《笑林廣記》上載一首詩，說是：『弄瓦前年慶五朝，今年弄瓦又承招。弄來弄去無非瓦，令正原來是瓦窯！』如今各位都開了一座窯，怕不是行業？」李紈道：

「稀罕你生了一個拳大的男孩子，就來罵人！」湘雲道：「他的行業更貴重呢，竟是個古董玉器客。」李紋笑道：「你可不做了個細花金銀匠嗎？」李綺也笑道：「到底要讓甄家窯行裡熱鬧，一弄就弄成了三個！」甄氏道：「姨媽，你叫嬸娘取笑了，怎麼拿我來點景玩兒，何苦來呢？」眾人一路笑一路說，早已到了上房。王夫人站起身來問道：「你們遊園游得這麼樂嗎？」

眾人坐下便把園中商量的話回明了，請太太示下。王夫人道：

「這是很好的事，也不用你們各人操心。我雖然窮，這點子小費還做得起東。這供給呢，在公賬裡開銷了。九個學生，我竟每年送九十兩薄脩罷。」岫煙賭咒立誓，不要束脩。王夫人道：「你這樣執意，倒不便奉屈了。」岫煙也只得應允。王夫人說：「如今已是九月將盡，竟是十月小陽開館。初二日是上好的日子，又是奎宿，又是成日。大家帶了孩子，初一取齊，初二早晨就好拜先生了。」眾人各各喜歡，次日都回家去替女兒收拾鋪蓋箱籠。